

藏書

第十八冊

(明)李 贄 著

藏書

第十卷
第八冊
卷六十至卷六四(親臣傳)

中華書局



藏書卷六十親臣傳

一 太子

戾太子據

據之母。衛后也。元狩元年。立爲太子。年七歲矣。初。武帝年二十九。乃得太子。甚喜。爲立謀。使東方朔、枚臯作謀祝。少壯。詔受公羊春秋。又從瑕丘江公授穀梁。及冠。就宮。上爲立博望苑。使通賓客。太子旣長。仁恕溫謹。上嫌其才能少。不類己。皇后、太子不自安。上覺之。謂大將軍青曰。漢家庶事草創。加四夷侵陵。朕不變更制度。後世

無法。不出師征伐。天下不安。大聖人爲此者。不得不勞民。

若後世又如朕所爲。是襲亡秦之迹也。太子敦重好靜。必能安天下。不使朕憂。後太子每諫征伐。上笑曰。吾當其勞。以逸遺汝。不亦可乎。上每行幸。常以後事付太子。上用法嚴。太子寬厚。多平幡。雖得百姓心。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。以故太子譽少毀多。上與諸子疏。皇后希得見。太子嘗謁后。移日乃出。黃門蘇文。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。輒增加白之。上嘗少不平。使融召太子。融言太子有喜色。上默然。及太子至。上察其貌有涕泣處。而佯笑語。上知其情。乃誅融。真大聖人后亦善自防閑。避嫌疑。

雖久無寵。尙被禮遇。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。女巫往來宮中。教美人度厄作木人祭祀之。更相告訐。以爲呪詛。上心旣疑。嘗晝寢。夢木人數千。持杖欲擊上。上爲驚悟。因是體不平。武帝末。江充用事。後上居建章宮。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。命收之。弗獲。上怒。斬門候。發三輔騎士搜上林。索長安中。十一日乃解。巫蠱事起。充因此爲姦。是時。上春秋高。意多所惡。以爲左右皆爲蠱道呪詛。窮治其事。皆坐誅。充旣知上意。復白言宮中有蠱氣。上使案道侯韓說。御史章籟。黃門蘇文等助充。充遂至太子宫掘蠱。得銅木人。時上疾。避暑甘泉宮。獨

皇后太子在。太子召問少傅石德。德懼爲師傅并誅。因謂太子曰。前丞相父子。兩宮主。及衛氏皆坐此。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。不知巫置之邪。將實有也。無以自明。可矯以節。收補充等繫獄。窮治其姦詐。且上疾在甘泉。皇后及家吏請問。皆不報。上存亡未可知。而姦臣如此。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。太子曰。吾人子。安得擅誅。不如歸謝。幸得無罪。將往甘泉。而充持之急。太子不知所出。遂從德計。乃使客爲使者收補充等。令百官曰。江充反。乃斬充以徇。炙胡巫上林中。蘇文亡歸甘泉言狀。上曰。太子必懼。又忿充等。故有此變。乃使使召太子。使者不

敢進。歸報云。太子反已成。欲斬臣。臣逃歸。上大怒。賜丞相璽書曰。捕斬反者。自有賞罰。堅門。毋令反者得出。詔發三輔近縣兵。丞相將之。太子亦矯制發兵。至長樂西關下。逢丞相軍。合戰五日。死者數萬人。太子兵敗。亡不得。詔收后璽綬。后自殺。諸太子賓客。嘗出入宮門。皆坐誅。其隨太子發兵以反。法族。上怒甚。羣小憂懼。不知所出。壺關三老茂上書曰。臣聞父者猶天。母者猶地。子猶萬物也。故天平地安。陰陽和調。物有茂成。父慈母愛。子乃孝順。昔者虞舜。孝之至也。而不中於瞽瞍。孝已被謗。伯奇放流。何者。積毀之所生也。今皇太子爲漢適嗣。承

萬世之業。體祖宗之重。親則皇帝之宗子也。江充閭閻之隸臣耳。陛下顯而用之。銜至尊之命。以迫蹴皇太子。造飾姦詐。羣邪錯謬。是以親戚之路。鬲塞而不通。太子進則不得上見。退則困於亂臣。獨冤結而亡告。不忍忿忿之心。起而殺充。恐懼逋逃。子盜父兵。以救難自免耳。臣竊以爲無邪心。唯陛下寬心慰意。亟罷甲兵。無令太子久亡。書奏。天子感悟。太子之亡也。東至湖。藏匿泉鳩里。主人家貧。常賣履以給太子。太子有故人在湖。聞其富贍。使人呼之。發覺。吏圍捕太子。太子自度不得脫。卽入室。距戶自經。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。足蹋開戶。新安

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。主人公遂格鬪死。皇孫二人皆并遇害。上旣傷太子。乃下詔封李壽爲刊侯。張富昌爲題侯。久之。巫蠱事多不信。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。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。上遂擢千秋爲丞相。而族滅江充家。焚蘇文於橫橋上。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。上憐太子無辜。乃作思子宮。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。天下聞而悲之。戾太子旣死。上乃立皇子弗陵爲太子。而使霍光輔之。初。皇子弗陵生。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。居鉤弋宮。任身十四月而生。上曰。聞昔堯十四月而生。乃命門曰。堯母門。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。上書求入宿衛。上

怒曰。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。乃置之燕。果有爭心。乃
斬其使。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。而皆動作無法。多過失。
是歲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。年七歲。形體壯大。多智。上奇
愛之。心欲立焉。以其年穉。母少。猶與久之。後數日。帝譴
責鉤弋夫人。夫人脫簪珥叩頭。帝曰。引持去。送掖廷獄。
夫人還顧。帝曰。趣行。汝不得活。真聖人即賜死。頃之。帝閑
居。試問左右。對曰。人言且立其子。何去其母乎。帝曰。然。
是非兒曹所知也。往古國家所以亂。由主少母壯也。女
主獨居驕蹇。淫亂自恣。莫能禁也。汝不聞呂后邪。故不
得不先去之。

太子勇

勇。小名覲地伐。隋文帝篡位。立勇爲太子。帝嘗謂羣臣曰。前代帝王。溺於嬖幸。故時有廢立。朕傍無姬侍。五子同母。親兄弟也。勇解屬詞賦。性寬厚。率意任情。無矯飾之行。而多內寵。昭訓雲氏。嬖幸。禮足於嫡。而妃元氏無寵。妃忽遇心疼薨。獨孤獻后意太子妃有他故。於是頗求勇罪過。晉王廣知之。妾備員數而已。唯與蕭妃居處。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。晉王來朝。車馬侍從。皆爲儉素。接朝臣。禮極卑。聲名出太子遠甚。臨還。入內拜辭皇后。因哽咽流涕。伏不能興。曰。臣性識愚下。不知何罪。

失愛東宮。每恐讒譖出於杼軸。鳩毒遇於盃杓也。后忿然曰。覘地伐漸不可耐。我爲伊索得元家女。本無病痛。忽爾暴亡。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。我在尙爾。我死後。當魚肉汝乎。每思東宮。竟無正嫡。千秋萬歲後。遣汝等兄弟。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。此許大苦痛也。晉王知后意移。因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素。約令喻旨於楊素。具言皇后此語。後數日。素入侍宴。微稱晉王孝悌恭儉。欲用以揣后意。后泣曰。公言是也。我兒大孝順。其新婦亦可憐。我有時遣婢去。常與之同寢食。豈如覘地伐共阿雲相對面坐酣宴耶。我所以益憐阿嬖者。常恐暗地殺

之。素既知其如此。卽盛言太子不才。以激怒后。后始有廢立之謀矣。帝亦惑之。遂疎忌勇。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。量置人候。以伺察太子動靜。又東宮衛人及侍官已上名籍。悉令屬諸衛府。有健兒咸屏去之。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。令取太子消息以告楊素。於是內外誼謗。過失日聞。開皇二十年。車駕至自仁壽宮。御大興殿。謂侍臣曰。我新還京師。應開懷歡樂。不知何意翻悵然愁苦。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。仁壽宮去此不遠。令我每還京師。嚴備如入敵國。我爲患利。不脫衣臥。乃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。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

錮。楊素又鍛鍊以成其獄。勇以故遂敗。勇既廢爲庶人。再拜謝曰。臣合戶之都市。爲將來鑒誠。幸蒙哀憐。得全性命。言畢。泣下流襟。左右莫不憫嘿。乃移勇於內史省。給五品料食。立晉王廣爲太子。仍以勇付之。復囚於東宮。勇自以廢非其罪。升樹叫呼。欲聞于帝。冀得引見。楊素奏言。勇情志昏亂。又癲鬼所著。不可復收。帝以爲然。卒不得見。後帝遇疾於仁壽宮。廣入侍。姦亂事聞。帝抵牀曰。枉廢我兒。遣追勇未及。暴崩。太子不發喪。僞勅賜庶人死。

太子建成

唐高祖卽位。立建成爲太子。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
初興。建成不與謀。眞而秦王數平劇寇。功冠天下。會劉
黑闥亂河北。珪等說建成曰。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。非
有功德爲人所稱道。今黑闥夷叛殘孽。可請往討之。以
自爲功。胡說建成遂請行。敗黑闥于洛水。于是建成等私
募驍勇。及長安惡少年二千爲宮甲。又募幽州突厥兵
三百。內之宮內。一日與秦王晏飲。以毒酒進王。王因中
毒。崑血數升。扶病而歸。帝來問疾。因謂秦王曰。吾起晉
陽平天下。皆爾之力。將定東宮。爾又亟讓。故成爾志。胡說
今太子之立。旣多歷年。吾重奪之。益胡說觀爾兄弟。終不

相下。奈何。武德九年。建成。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。并爲書招之。敬德辭。以告秦王。王曰。公心如山。雖積金至斗。公終不移。相遺但受。且得以知其陰計。不然。禍將及公矣。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。敬德知之。洞開重門。安臥不動。刺客不敢入而止。元吉又譖敬德於上前。上將殺敬德。糊塗甚賴秦王固請得免。會突厥入塞。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。元吉遂請尉遲敬德。程知節。段志玄。秦叔寶等偕行。仍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。以益其軍。元吉既謀得秦王驍將精卒。因與太子計。欲待秦王出餞昆明池。即使壯士拉殺之。而以王

暴卒奏聞。長孫無忌等知之。乃勸秦王先事圖之。皆曰。齊王凶戾。終不肯事太子。比聞護軍薛寶謂齊王曰。大王之名。合之成唐字。大王終主唐祀。齊王喜曰。但除秦王。取東宮如反掌耳。彼與太子謀亂未成。已有取太子之心矣。亂心無厭。何所不至。大王奈何。狗匹夫之節。忘社稷之大計乎。秦王命卜之。幕寮張公瑾自外來。取龜投地曰。卜以決疑。今事在不疑。尚何卜乎。卜而不吉。庸得已乎。於是定計。己未。太白復經天。傅奕奏太白見秦分。秦王當有天下。上以其狀授秦王。於是秦王密奏建成。元吉淫亂後宮。且曰。臣於兄弟。無絲毫相負。今欲殺